



俞玉林

俞玉林，够牛的

1965年出生。1980年，15岁的俞玉林带着3分钱离家，徒步93天，从黄岩到山西大同煤矿打工；1982年，怀揣全部身家40.03元，走路到新疆，历时半年多。之后近30年，深耕农业，积累了上亿元财富。2015年，俞玉林开始在黄岩西部山区搞综合性山水一体乡村旅游。2019年，路桥区新桥镇的招商引资项目找到俞玉林，合作共建抗日战争红色教育主题基地。

只上过9天学的俞玉林，靠着自学，在收藏、建筑设计、中医、武术、周易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。

本报记者任 健/文 李 平 王有献/摄

国庆前夕，“百年辉煌 红色筑梦”路桥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化下乡巡演，在路桥区新桥镇郑际村圆廊大舞台举行。得知这座直径46米的实木榫卯结构圆廊，投资设计出自俞玉林之手，记者很惊讶，因为2018年，在朋友圈看到有人称“中国最牛农民”俞玉林回乡搞乡村振兴，专程采访过他，居然压根不知道他还懂古建筑设计。

日前，再见俞玉林，还是一身土布衣，黑了很多，目光中多了笃定，语气也更沉静。听他一番谈，感觉在发掘一座精神富矿，又像在剥洋葱，层层剥开，才显露内核。聊起来才知道，俞玉林还承包过大酒店，考了一级厨师证；爱好武术，有拳师证；研究《周易》，是中国周易协会会员、浙江省周易研究会会员……俞玉林的人生，堪称传奇。

1 俞玉林，1965年生于黄岩院桥一个大家庭。家里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和一个姐姐，还有两个同父同母的妹妹，也就是三男三女六个兄弟姐妹。吃不饱受气，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

“每天能吃两顿饭，就很知足了。”俞玉林说。

俞玉林的生父是从温州人赘到黄岩的，童年时，俞玉林没少受欺负。因为贫穷，俞玉林很小就成了家里的主劳力，前后只上了两次学。第一次，上了5天学，就被家里叫回，放牛，3头黄牛。放一整天，可以得到140斤稻谷。后来又上了一次学，4天，前后加一起，9天。

俞玉林15岁了。在又一次被人欺负后的一个深夜，睡梦中的俞玉林被父亲叫醒。懵懂中，俞玉林尾随父亲，来到屋外墙角。父亲一脸严肃，低声说：“好用的人不用多嘱咐，无用的人嘱咐也没有用。家里这么个情况，你继续留，不是个事。拿好这个信封，天亮后动身。没有赚到大钱或当上官，不要联系不要回家。记住，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回来。”

这个信封，多年来被俞玉林的父亲珍藏在斗柜的抽屉里。信封上写着山西大同某煤矿的地址，那是远房亲戚打工之处，是父亲一直想去而没去成的地方。信封里面，是3个1分面值的钢镚儿。父亲仅有的私房钱。

15岁那年的夏日，带着3分钱，穿着破旧的背心和短裤，俞玉林出发了。光脚。

2 新疆在哪里？他们两眼一抹黑，边问路边乞讨，走过春天，走过夏日，他们路过成片金黄的稻田——秋天来了。历经6个月零17天的艰苦跋涉，终于走到新疆地界。没高兴几分钟，两个瘦不拉几、黑不溜秋、衣衫褴褛的年轻人，就被新疆建设兵团边防派出所的民警“请”进所里。民警对他们轮番盘问一夜，结果是一问三不知。看两个年轻人也不像坏分子，就商量着把他们介绍给了附近的农场主。

这位农场主承包了4000多亩田地，雇佣了20多个工人，种植水稻、玉米、土豆等农作物。新疆天大地也大，加上农活繁忙，俞玉林和马哥经常好些天见不着彼此。白天，俞玉林拼命干活，夜深人静时，想父母想家乡也想马哥，常常流着泪睡去。一年半后，发现马哥消失了。去了别处还是回到了故乡，不得知。

俞玉林曾在宁波的报纸和电视台多次刊登寻人启事，寻找马哥，一直未果。这是后话。

说回新疆。俞玉林的聪明能干、吃苦耐劳被农场主看在眼里。在农场干了三四年后的一天，农场主把工人们集合起来，开了个会。会议精神是，他赚了钱是要回家乡，新疆4000多亩田地租期还长，无偿交给俞玉林负责，希望工人们跟着俞玉林，继续好好干。

世上居然有如此慷慨的馈赠。二十郎当岁的俞玉林，一夜间成为农场主。俞玉林干得更起劲了，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种粮能手。

当时，新疆建设兵团各个部队都有种粮任务。眼看同样的粮田面积，俞玉林的产量往往高出很多，官兵们坐不住了，经常邀请俞玉林上部队讲课，下田间地头指导。

在与部队官兵接触过程中，俞玉林学到不少文化知识、军事知识等。后来，部队的责任田也交由俞玉林负责打理。

我们无法预知未来，站在命运的转折点，还以为只是寻常日子。

1998年的一天，穿着土布衣的俞玉林照常随部队转悠，恰逢几位大领导来视察，其中一位女士是某将军夫人，她很好奇，一群穿军装的人中间，怎么有布衣？当知道是部队请来的种粮高手时，连连夸奖部队机制灵活。了解到俞玉林的身世后，当即红了眼，哽咽着说：“我做你的干妈，好吗？我带你去一趟北京吧。”俞玉林第一次听说“干妈”这个词，尔后，第一次去了北京，住了4天。

4天的北京之行，俞玉林用4个字形容：开了眼界。

从北京回来后，俞玉林大显身手，种植版图不断扩大，从新疆到山西，从山西到东北三省。除了种粮，更多的是植树造林。

“面积多大？”俞玉林笑了：“真不知道，只知道开车绕一圈要两天时间。”俞玉林成为最先富起来的那拨人之一。

2003年，俞玉林受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“中国城市森林建设研讨会暨经验交流会”，是与与会者中唯一的农民。

之后十年间，事业稳定的俞玉林，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。新疆、山西、内蒙古，他开着货车到处走走看看，收集各种民间藏品，有一根藤工艺编织的古床、明代成化年间的五彩瓷钟、黄金盘龙笔洗等，数量超过11万件。这些宝贝疙瘩，大部分被存放在山西一个大型仓库里。

苏轼《宝绘堂记》云：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寓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为乐，虽尤物不足以病。留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病，虽尤物不足以乐。俞玉林，应该属于“寓意于物”者吧，他享受收藏的过程，记得每件藏品得来之际的欢欣。

3 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俞玉林的思乡之心日益急切。2009年，俞玉林悄然回到家乡黄岩。幸运的是，当时父母都健在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家乡物是人非，童年的朋友各自为生活奔忙。

除了家，人，总得有另外的去处。九峰公园，成了俞玉林的打卡地。“几乎天天去，不管是晴天还是落雨雪，结识了很多有本事的人，学到不少。”

前后休整了差不多5年，俞玉林觉得还是得做点什么。在九峰公园结识的一位朋友提议，不妨去西部山区看看。经过多方考察，俞玉林看中了宁夏和上郑的好山好水。

2015年，俞玉林在山水间开启了传奇人生下半场。

回归的第一站是乌岩头村。最初的投资是在这个村租下占地3亩的清朝四合院，办起民俗博物馆（免门票）和民宿，开起了土菜馆……沉寂的小村庄渐渐有了人气。更大的投入是，在上郑乡垵头庄村租租黄岩山一带，搞综合性山水一体乡村旅游，具体项目有儿童乐园、淘气堡、CS对抗基地等。

2019年，路桥区新桥镇负责招商引资项目的有关人员在乌岩头村见到俞玉林，两人相谈甚欢，自然而然谈起合作。当年年底，双方签约抗日战争红色教育主题基地建设项目，旨在挖掘和利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价值，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。

合作协议写明，由俞玉林对五凤楼进行保护修缮，并追加投资完善设施，改造成民俗博物馆，同时引入特色民俗婚庆项目。依托林西斋革命纪念馆，建成集抗日文化、抗战模拟场景、红色教育为一体的主题基地。合作项目总占地面积360亩，总投资两亿元。

俞玉林更忙碌了。两年前，为了集中精力，他将乌岩头的一切交由他人打理，将家安在了新桥。

如今，主题基地已初具雏形。站在基地瞭望台上俯瞰，圆形主岛区被河流环绕，岛内桥畅路通，11座展现百年中国奋斗历程的彩绘立墙引人注目。还有由中国美院专家教授设计的大型抗战主题浮雕，展现了14年抗战的艰苦卓绝。

在俞玉林的设计理念中，游客先乘坐小船沿河道入院，然后走上5000米长的中华文明路，再穿越浮雕群，到圆廊大舞台看演出跳广场舞舞，再到河对岸体验“地雷战”“地道战”“铁道游击队”等场景模拟。

“中华文明之路将以九曲黄河的形态，以历史画廊的手法，展现五千年中华文明史。每走一步都是历史。这个项目到时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。”较之3年前，俞玉林热情不减。

红色项目建设与古宅五凤楼修缮几乎同步进行，俞玉林忙得不亦乐乎。人手紧张时，他甚至充当小工，跟工人一起扛水泥板。古宅大名“爱吾庐”，建于晚清年间，四合院式组合，是台州现存五凤楼建筑中规模较大、历史原貌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，为省级文保单位。

为了赶工期，俞玉林自嘲：出工既天亮，收工望月亮。

“从目前进度看，估计过年时能完成修缮。”俞玉林设想开馆当天的场景，“安排一场地道的传统婚庆活动，新郎骑高头大马，新娘坐五彩花轿，十里红妆一路热闹。”

4 “最美百花唯晓露，能生万物是春风。”“日出东方照九州，江山万里遍地红。”五凤楼门口，大红对联很喜气。正疑惑，俞玉林心领神会：“是我写的，写着玩。”这位自称农民汉子，还真是风雅之士。这一点，从他的微信朋友圈可见端倪。他经常以古诗文抒发幽思，也常用简洁流畅的笔墨，记录日常所见所感。还有不少随手拍，分享乡村美景。

陪同采访的新桥镇机关干部朱平翻出一张手机照片说，今年我家的春联就是老俞写的。之前不太相信他能写这么好的毛笔字，直到亲眼所见。

朱平正说着，俞玉林拿了一个“拖把”，蘸水在后院的石板地上写起了榜书。嗯，眼见为实。

太多的事情需要俞玉林亲力亲为。半夜十一二点歇息，凌晨四五点起床，这是他的作息时间。俞玉林说，他最享受一大早的悠闲时光：烧水、喝茶、阅读、抄经、写日记、遛狗。

“这样高强度运转，身体吃得消吗？”面对记者的关切，俞玉林笑言：“我会自我调理的。一直对中医很感兴趣，会背上千种中药名。”

朱平补充说明，老俞是很多朋友的私人保健顾问，中医药方面知识非常丰富。

俞玉林说自己学中医纯粹出于热爱，没有医师执业证，不会随意给人搭脉开方。遇见对他特别信任的人，会免费看病，偶尔拗不过对方的请求，会使用用药方面的建议，并特别说明仅供参考。

救人一命，功德无量。去年，一位晚期肺癌患者，医生认为最多只能活3个月，通过朋友介绍，找到老俞。老俞给出了自己的建议，并一如既往地叮叮万嘱咐，务必遵医嘱。后来，吃了医生重新配制的中药，这位患者的症状好了很多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俞玉林说：“我对治疗肺癌，有点心得。”

也许为了佐证自己说的话，俞玉林领我们上了楼。楼梯逼仄，光线昏暗。打开一扇破旧的房门，里面是俞玉林夫妇的卧室。怎么形容呢？那床、那书桌，实在是老旧，桌上堆着几十本书。“基本上是医书，有相似内容不同版本的。”俞玉林介绍着，随手指了指下一个角落：喏，这一大堆锦旗都是病患们送来的。

“你的床和床上用品，跟农民工用的没啥区别啊。”记者打趣。

“是的，也没啥不好啊，住这里图的是方便。而且在路桥城区有蛮好的住处。”俞玉林说，“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，别的真的不讲究，包括住的和穿的。从没穿过好衣服，鞋子都穿布鞋，汽车也是，200多万元的房车停在那基本不开的，70多万元的奔驰商务车通常只是用来接送朋友，平时就开比亚迪小车，跟随多年了。”

正是傍晚时分，下楼时，俞玉林的爱人已在楼下小厨房炒菜了，炒的是刚从后院摘的白扁豆。洗净的青菜水灵地待在锅边。

俞玉林说，爱人是江西人，经常会回老家；女儿是台州一家上市公司高管；儿子是公务员，在湖州工作。儿女有各自的幸福，都挺好。

对于网络上有人称俞玉林是中国最牛农民，他很谦虚，说完全称不上；对于我们关于投资回报方面的担忧，他是那句老话：“我的财富来自土地，重归于土地，这是财富最好的归宿。”

老俞叫俞玉林，并不老，才56岁，中年，大家都叫他老俞，亲切。他的确是“过来人”，经历过一般人没有经历过、且闻所未闻的坎坷身世、沉浮人生。他的前半生，折射在这个风云激荡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兜转。他在异乡为生存而挣扎，他受苦；他冒险；他因机缘巧合，幸遇“贵人”相助，而获得辛勤创业的平台，积聚了一定的财富；他回乡凭其财力、智力和毅力，开创文旅事业，转战乡村振兴，造福桑梓。这一切，堪称苦难辉煌、人生传奇。

海明威说：“一个人并不是为失败而生的，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。”老俞的人生历程，是这句励志名言的注脚。人应该做自己的强者，老俞做到了。还有一句孟子说的话，用在老俞身上，也很贴切，“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”。

老俞聊苦难，说财富，都轻描淡写，仿佛这苦难不是自己历劫的，这财富真是“身外之物”。他一路走来，有一种坚忍的精神支撑着。他的精神富有，远胜于物质富裕。一个人的成败利钝、起落沉浮，在于有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大力量，战胜恶劣环境，待到时移势易，时来运转，踏上生命的坦途。这种内在的力量，缘于好学，修身兼以修心。

也许是长年累月一个人在外打拼，没有生活上的牵绊，只上过几天学的老俞，在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之余，反而有更多的时间、精力用来学习。他与学校无缘，但在社会这所“大学”里，敏而好学，抓住一切机会，向身边人、身边事学。除了挖煤、干农活等谋生手段，他利用与部队亲近的机会，如饥似渴地识字断文，学习文化知识，为后来“富了口袋富脑袋”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老俞之“德”，在于他有感恩之心。对小时候在山西煤矿打工时帮过他，后来他徒步新疆的马哥，失去联系后，他一直千方百计寻找，甚至回到老家后，还在马哥家乡宁波媒体上打寻人广告，遗憾的是至今杳无音讯。老俞这么做，为的是找一个报恩人家当年扶弱帮困之恩。他15岁离家，远走他乡，在外拼搏30年后发家，一定不是没有更合适的去处，但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乡情割不断，他还是返乡投资兴业，回报家乡。

老俞之“智”，在于他学力超群。“一声声的叫声，是故乡母亲的呼唤，遥远而又那么亲近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让我忘却以前的雾露时光，让我思念背后的隐衷与忧伤。”谁能想到，这是出自老俞之手的散文诗《又见长尾鸟》中的一段？如果小时候有上学，老俞说不定成长为一个文采斐然的作家。事实上，他无学历，有学力，完全靠自学，涉猎甚广，用功极深。他谦称自己只识一二千字，其实何止？他可以说精通中医，光中药名就记背了千余，他开的“方子”，无一错字，精准得很，这缘是他研习医书成“癖”，他看书是论斤的，“光中医书籍就看了不下五百斤”；他还研究《周易》，是中国周易协会会员。没有一定的古文底子，做不到这些。

老俞之“体”，在于他有强健体魄。老俞习武，打得一手好拳，“曾获全国散打冠军”。一副好身板，才扛得住忙得没边的创业重任。这得益于勤学苦练的生活节奏。他说自己一天“只睡五个小时”，次日就满血复活，精神抖擞。他虽“腰缠万贯”，却生活淡泊，居家与寻常农民工无异，饮食则“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，别的真的不讲究”，穿着随意，布衣布鞋。“不讲究”的人，身体大概率健康。

老俞之“美”，在于他有识美之能。省级文保单位路桥区新桥五凤楼，大门上贴着一副大红“对联”，严格意义上是诗句：“日出东方照九州，万里江山遍地红”，用的是篆字，字体不失规范，但似乎参了楷隶之意。一问，又是出自老俞之手，诗也是他写的。老俞原来还会书法，五体兼备，这得花多少工夫！他却说无师自通，拿起笔就写，玩玩的。是啊，老俞简直得书艺之奥秘！艺术大抵都是“玩”出来的，没那么一本正经。老俞还酷爱古物收藏，练就了一双辨宝识美的“火眼金睛”，他搞建筑设计、古建筑修复自有一套，修旧如旧，令人佩服。

老俞之“劳”，在于他有勤劳本色。这年头，有多少原本是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民，后来“发达”了，做起公司老总，还下工地干活的？老俞算一个，名副其实，不是作秀，是实实在在地当小工，真干，只要工地上忙不过来，洒在那些投资数千万乃至上亿元文旅项目上的，不仅有老俞的智慧、心血，还有汗水。

“德智体美劳”，五好老俞，精明能干，务实求真，只想为家乡，为这一片土地“做点事”，在做事的进程中，自得其乐。这份“乐”，就是精神富有。

有时工地人手紧张，俞玉林（左）会充当小工跟工人一起干活。



有时工地人手紧张，俞玉林（左）会充当小工跟工人一起干活。

精神富有

要保才

老俞只上过9天学，但他是个“德智体美劳”五好“学生”，在“社会大学”里。

怎么说的？与老俞面对面，你会发现，他有一股独特的气场，时时刻刻在激发你的正能量，一种向上攀登、向前迈进的能量。看他模样，满面神采，目光炯炯，身材壮实，你会想起什么？叫熊腰虎背。听他谈吐，声调厚实，思路清晰，不紧不慢，是一种“过来人”的循循善诱，但没一丝说教味，更多的是透着与生俱来的、中国农民式的质朴、谦逊和低调。

老俞叫俞玉林，并不老，才56岁，中年，大家都叫他老俞，亲切。他的确是“过来人”，经历过一般人没有经历过、且闻所未闻的坎坷身世、沉浮人生。他的前半生，折射在这个风云激荡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兜转。他在异乡为生存而挣扎，他受苦；他冒险；他因机缘巧合，幸遇“贵人”相助，而获得辛勤创业的平台，积聚了一定的财富；他回乡凭其财力、智力和毅力，开创文旅事业，转战乡村振兴，造福桑梓。这一切，堪称苦难辉煌、人生传奇。

海明威说：“一个人并不是为失败而生的，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。”老俞的人生历程，是这句励志名言的注脚。人应该做自己的强者，老俞做到了。还有一句孟子的话，用在老俞身上，也很贴切，“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”。

老俞聊苦难，说财富，都轻描淡写，仿佛这苦难不是自己历劫的，这财富真是“身外之物”。他一路走来，有一种坚忍的精神支撑着。他的精神富有，远胜于物质富裕。一个人的成败利钝、起落沉浮，在于有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大力量，战胜恶劣环境，待到时移势易，时来运转，踏上生命的坦途。这种内在的力量，缘于好学，修身兼以修心。

也许是长年累月一个人在外打拼，没有生活上的牵绊，只上过几天学的老俞，在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之余，反而有更多的时间、精力用来学习。他与学校无缘，但在社会这所“大学”里，敏而好学，抓住一切机会，向身边人、身边事学。除了挖煤、干农活等谋生手段，他利用与部队亲近的机会，如饥似渴地识字断文，学习文化知识，为后来“富了口袋富脑袋”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老俞之“德”，在于他有感恩之心。对小时候在山西煤矿打工时帮过他，后来他徒步新疆的马哥，失去联系后，他一直千方百计寻找，甚至回到老家后，还在马哥家乡宁波媒体上打寻人广告，遗憾的是至今杳无音讯。老俞这么做，为的是找一个报恩人家当年扶弱帮困之恩。他15岁离家，远走他乡，在外拼搏30年后发家，一定不是没有更合适的去处，但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乡情割不断，他还是返乡投资兴业，回报家乡。

老俞之“智”，在于他学力超群。“一声声的叫声，是故乡母亲的呼唤，遥远而又那么亲近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让我忘却以前的雾露时光，让我思念背后的隐衷与忧伤。”谁能想到，这是出自老俞之手的散文诗《又见长尾鸟》中的一段？如果小时候有上学，老俞说不定成长为一个文采斐然的作家。事实上，他无学历，有学力，完全靠自学，涉猎甚广，用功极深。他谦称自己只识一二千字，其实何止？他可以说精通中医，光中药名就记背了千余，他开的“方子”，无一错字，精准得很，这缘是他研习医书成“癖”，他看书是论斤的，“光中医书籍就看了不下五百斤”；他还研究《周易》，是中国周易协会会员。没有一定的古文底子，做不到这些。

老俞之“体”，在于他有强健体魄。老俞习武，打得一手好拳，“曾获全国散打冠军”。一副好身板，才扛得住忙得没边的创业重任。这得益于勤学苦练的生活节奏。他说自己一天“只睡五个小时”，次日就满血复活，精神抖擞。他虽“腰缠万贯”，却生活淡泊，居家与寻常农民工无异，饮食则“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，别的真的不讲究”，穿着随意，布衣布鞋。“不讲究”的人，身体大概率健康。

老俞之“美”，在于他有识美之能。省级文保单位路桥区新桥五凤楼，大门上贴着一副大红“对联”，严格意义上是诗句：“日出东方照九州，万里江山遍地红”，用的是篆字，字体不失规范，但似乎参了楷隶之意。一问，又是出自老俞之手，诗也是他写的。老俞原来还会书法，五体兼备，这得花多少工夫！他却说无师自通，拿起笔就写，玩玩的。是啊，老俞简直得书艺之奥秘！艺术大抵都是“玩”出来的，没那么一本正经。老俞还酷爱古物收藏，练就了一双辨宝识美的“火眼金睛”，他搞建筑设计、古建筑修复自有一套，修旧如旧，令人佩服。

老俞之“劳”，在于他有勤劳本色。这年头，有多少原本是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民，后来“发达”了，做起公司老总，还下工地干活的？老俞算一个，名副其实，不是作秀，是实实在在地当小工，真干，只要工地上忙不过来，洒在那些投资数千万乃至上亿元文旅项目上的，不仅有老俞的智慧、心血，还有汗水。

“德智体美劳”，五好老俞，精明能干，务实求真，只想为家乡，为这一片土地“做点事”，在做事的进程中，自得其乐。这份“乐”，就是精神富有。